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
第五回 鏡裡相看深情綺麗 閨中調笑微露嬌嗔

卻說寶珠和梟煙回來，到婉香對面自己的院子裡來。梟煙服侍寶珠睡下，便歸自去。寶珠因婉香那句話，思量了一會，便睡不著，因叫梟煙沖茶，梟煙捧茶進來。寶珠一面喝著，一面想道：「這事不如問他，總該明白究竟說的是哪家子的小姐。」想著便問梟煙道：「你可聽見說，昨兒金有聲來做什麼？是給誰提親的？」梟煙笑道：「說也可笑，他也不估量自己，便給爺來提親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是哪家的小姐？」梟煙道：「便是今兒新來的石師爺家的小姐，據他說，這位小姐是有一無二的了。三老爺聽了高興，便來和咱們太太商量。你想，太太是早已存著個主見的。」寶珠連問道：「什麼主見，我卻不明白呢？」梟煙抵嘴笑，不說。寶珠連連逼問，又再三軟語央告。梟煙笑道：「太太說，爺年紀還輕著呢，早娶了，怕分了你用功的心，要等你中個舉兒，點了元兒，才給你娶個好的媳婦呢。爺快還不要天天上學去麼。」寶珠啞了一口，道：「正經問你，你總拿我開脾胃兒。」梟煙笑道：「誰不講正經呢。」

寶珠扯他向牀沿坐下道：「我正經問你，太太怎樣對三老爺講呢？」梟煙坐下道：「太太先只推辭。三老爺說：『這樣的小姐還不定下，將來不要懊悔，我是探聽得仔仔細細的了，只要小姐好，那家底差些怕什麼？』太太卻說得好，說：『既這麼看，我倒替瓊兒做個媒，就把這頭親事說給瓊兒不好嗎？』寶珠拍手笑道：『那三老爺怎樣呢？』梟煙道：『三老爺也便不再講了，今兒沒提起，都管把這話攔起了。』

寶珠聽畢，便很高興。梟煙站起來道：「沒什麼講了麼，時分遲了，爺請安置罷。」寶珠還要問，梟煙卻早出去了。寶珠此時已將心事放下，向裡牀一睡便睡熟了。

次日一醒，便爬起來了，梟煙聽見，便也起來道：「爺這麼早起來，可是聽了昨兒的話，要上學去嗎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不是，我睡不穩，不如早點起來。你們仍睡你們的好了。」梟煙笑道：「爺起來了，誰還有睡著的福分呢。」說著便喚道：「春柳打臉水來，爺起來了。」外面答應著。寶珠便向窗口坐下，笑向梟煙道：「今兒二小姐可好些麼？」梟煙笑道：「昨兒我同爺一起回來的，今兒也同是睡著才起來，哪裡知道呢？」寶珠自覺問的可笑，便嗤的笑了。春柳已送進洗臉水來，寶珠隨便擦了擦臉，又漱了口，站起來要走。梟煙道：「爺沒有梳辮呢？」寶珠道：「回來再梳罷，我瞧瞧二姊姊去。」梟煙又道：「二小姐還不曾起來呢？爺吃點點心再去罷。」

寶珠道：「我到二姊姊那邊去吃，總是一樣。」說著已走出院子去。梟煙跟著出來，喚住道：「爺早些轉來上學呢。」寶珠一面答應著，一面走過抄手游廊，向對面小桃花館來。見腰門尚關著，輕輕的叩了幾下，裡面仇老媽子出來開門，見是寶珠便笑道：「爺這麼早呀。」寶珠不理，進了八角門，便向游廊上走去。見一帶的簾子尚未放下，院子是朝西的，那東面的花牆上，早被日光照上滿窗的桃花影子，裡面靜悄悄的沒有人聲。剛轉過欄杆，走到卷蓬底下，忽有人叫他道：「寶珠你來了麼？」抬頭看時，卻是那雙白鸚鵡叫著玩的。寶珠笑了笑道：「你怎麼也叫我的小名兒了。」

剛走著，聽中間的風窗門「呀」的一聲開了，見愛兒走將出來，還沒梳頭。寶珠笑嗔道：「懶丫頭，到這時候兒才起來麼？」愛兒笑道：「你姊姊還睡著呢。」

寶珠走近，拍拍他的肩道：「可兒，好利嘴，難怪你小姐疼你呢。姊姊們呢？」愛兒指道：「在院子後面梳洗呢。」

寶珠見婉香前面的房門尚關著，便走中間進去。到後軒，見左首春妍的房門已開著，便想進去，剛揭起門簾，見春妍只穿一件粉紅色小緊身兒，坐在牀沿上，手裡拿著白綾條兒，正在那裡裹腳，見寶珠進來，忙放下一邊帳子遮了道：「請爺那邊坐，笑春早起來了。」

寶珠笑了笑，便不進去，轉身到對面笑春房裡來。揭起軟簾進去，見笑春也只穿一件荷花色品月鑲袖的緊身襖兒，罩著一件元色四鑲的長背心，在窗口梳妝台上梳頭。海棠站在旁邊看他。寶珠進來，海棠先看見道：「爺進來了。」笑春回頭看見，便放下梳子，一手握著頭髮，站起來道：「爺擦過臉嗎？」寶珠點點頭，說：「擦過了，你只顧梳頭罷。」說著便在妝台橫頭坐下。笑春也便坐下，對著鏡子梳著頭，笑說道：「爺這早起，就上學去嗎？」說著轉過眼波來向寶珠一笑。寶珠也對他一笑，便道：「今兒我不想上學去。」笑春笑道：「今兒初二，是課期，只怕不能躲懶呢！」

寶珠道：「那道不怕什麼，昨兒姊姊什麼時候睡的？可好些嗎？」笑春道：「昨兒聽他睡了又起來，又睡的，光景該好些了。」寶珠點點頭兒，便站起來道：「我瞧瞧他去。」笑春道：「他睡著呢，你輕些兒。」

寶珠道：「我曉得。」說著仍到春妍房裡。春妍已起來洗臉，看見寶珠進來，便對寶珠笑了一笑。寶珠便立住，也對他一笑，輕輕的道：「剛才做出那模樣兒，慌得什麼似的，怕什麼呢？」春妍笑笑不語。寶珠指指裡面道：「醒了嗎？」春妍搖頭兒。寶珠便躡著腳想走。春妍將衫袖一拽，寶珠忙回過頭來，見是春妍對他搖頭，寶珠也搖搖頭兒，笑著，放輕了腳步。走過春妍牀後，揭著軟簾進去，便是婉香的房。見妝台上尚點著一盞長頸燈台，半明不滅的。窗子關著，窗幃尚遮著。牀上垂著海紅帳幃，微露些湖色裡帳，微微的有股幽香，靜悄悄的沒得聲音。寶珠輕輕的將幃兒、帳兒一並揭開，見蜀錦的被子上鋪著一件湖色白繡的小襖子，和合枕上睡著個婉香，合著眼兒，鬢著眉兒睡著，鼻間微微的有些芳息，一手墊在腮下替著枕兒，腮邊尚覺有些紅紅的。寶珠想是熱尚未退，便伸手去輕輕的向他腮邊一摸，又輕輕的向他額上一摸，又轉手向自己額上也摸了一摸，覺差不多兒，便輕輕將被兒整整，又將蓋著的小襖子與他蓋上些，又細看看他，便輕輕地退出，將帳子放好，又將幃兒放好，把那半明不滅的燈吹熄了，仍放輕腳步，慢慢揭著軟簾出來。

春妍回過頭來，看見笑道：「怎麼鬼%%的沒些聲響兒，在那裡做什麼來？」寶珠笑道：「做賊呢。」說著便靠在春妍的椅背上，向鏡裡看他。春妍已梳起頭，剛對鏡撲粉兒，見寶珠的影在鏡裡看他，他便也在鏡裡看寶珠，卻忘放了手裡的粉撲兒。忽寶珠嗤的一笑，春妍便回過臉兒來道：「笑什麼？」寶珠低低的笑道：「我看你和小姐差不多。」春妍嗤的一笑道：「做了個爺，還這樣輕嘴薄舌的，我看你們梟煙倒比我們小姐還強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何苦來，梟煙也不來惹你，你取笑他什麼呢。」春妍一扭頭道：「要你這樣維護他嗎！」

寶珠嗤嗤的笑著，便挨著春妍坐下。春妍忙讓出了座兒，低聲道：「爺，這是什麼樣兒，我不是梟煙呢。」寶珠便一手拽住他的手道：「你還講這些話嗎？你愛做梟煙，我明兒就回過太太，也叫你做梟煙罷，你說好麼？」春妍笑道：「我不配喚這個名兒，快放手，被人瞧見，像什麼樣兒。」寶珠涎臉笑道：「好樣兒呢。」春妍帶笑帶嗔的奪去手，道：「爺們的體面也沒得回來，總講我們丫頭沒規矩。」寶珠笑道：「誰講你來？」春妍笑向裡面一指道：「你姊姊醒了。」寶珠不信。春妍道：「聽呢？」寶珠便住了笑，聽裡面果然有些瑟瑟縮縮的聲響，像是醒了。春妍低笑道：「可不是嗎，快去快去。」

寶珠對他一笑，便丟下春妍，到前面婉香房裡來。隔著帳子，輕輕的道：「姊姊醒了麼？」婉香不應。寶珠便揭開帳子，見婉香已轉過裡牀睡了，卻沒有醒，一隻手壓在錦被外面，只穿著一件白湖綢的小衣，袖子卻未拽直，露出半彎玉臂，兩隻金釧兒卻尚戴著，想是昨夜忘記卸下的。手背上隱隱的有些枕痕，寶珠暗想道：「一夜沒枕枕兒，這臂一定有點酸了，這手兒也定有點痛了。」想著，便撫撫他的手，又替他將衫袖兒拽了拽。真不想婉香驚醒了，回過臉兒問道：「誰呀？」寶珠看他尚一味的睡態，眼兒似開不開的問了一聲，便輕輕的答道：「姊姊是我。」

婉香睜開眼來，朦朧朧的看是寶珠，便起身來，將衣襟揩揩眼睛，向寶珠看看，嫣然的一笑道：「我當是春妍呢，你多會便來了？」寶珠一手替他披上夾襖子，一面隨口答道：「我來了一會兒，頭裡來看姊姊還睡著呢，姊姊今兒好了麼？」婉香笑道：

「我倒忘了。」說著便自己摸摸額角，又摸摸寶珠的，便低下頭道：「你試瞧，可是不發燒了。」寶珠用手摸了摸道：「好了，不熱了。」婉香點點頭，擁著被兒出了會神，便道：「我起來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早著呢，再將養會兒罷。」婉香點頭兒就不想起來。寶珠順手拽過他的手放在自己掌上，一手撫著道：「可酸麼？」婉香點頭兒道：「怪酸的。」寶珠道：「可是自己討苦呢，今兒不要寫字了。」說著又替他捏捏手腕，又替他將兩隻金釧兒卸下，便套在自己手上。婉香忽笑道：「怎麼，我昨兒忘記卸了，難怪隱約痛呢。」說著便自己去卸那手上的鐲子，卻沒得了，因笑道：「我說我昨兒記得卸了的，不想只卸了一邊。」寶珠笑笑。婉香便伸個懶腰道：「起來罷，你到外面去，不要再纏不清了。」寶珠對他一笑，慢慢地走出帳子，到窗口書案邊坐下。

婉香喚春妍進來，服侍起牀。寶珠卻不回頭去看，見案上擺著部《洛神賦》帖，便信手揭開，見夾著一張文金箋，上面寫著：「春日睡起，天氣困人，偶拈一解，調像感皇成。」另行寫道：

寒食不多時，牡丹初買，過了花朝春有態。昨霄風雨，今日餘寒猶在，羅幃慵未卷，渾無賴。

寶珠看了道：「這只有半闕，怎麼便擱起了。」說著，回頭見婉香已立在背後道：「這好多日子了，我接不下去，你替我續圓了。」寶珠點頭兒，便拿起筆來續道：

小睡才醒，宿醒微帶，不惜羅襟！眉黛。日高不起，簾外鸚哥偷怪，傷春心裡事，東風解。

寫畢，就放下筆道：「如何？」婉香笑道：「你真是毫不構思的了。」

寶珠站起笑道：「姊姊，你好熟的《西廂》呀，你怎麼學紅娘的話兒，你分明是個小姐呀。」婉香便沉下臉道：「你講什麼？」寶珠著急道：「怎麼，我不過講句玩話兒，姊姊你又生氣了，這就是我該死。」婉香忙掩住他的嘴道：「大清早起，你又講這些話了，你拿我比作鴛鴦，你不是分明欺我麼。」寶珠笑央道：「好姊姊，我不是有心講的，不知怎麼，便順口淌了出來。」

婉香似笑不笑的道：「你幾回了，動不動就拿鴛鴦比我，我問你，誰是張生呢？」寶珠忍不住嗤的一笑道：「你又問我了，我不敢講。」婉香便拽住手，追問道：「你講，你講。」

寶珠只是笑，不作一聲。婉香怔了半晌，眼圈一紅道：「原來你是這樣的心思！」說著已撲簌簌的淚下，便甩開手到妝台邊坐下，嗚咽起來。

寶珠急的沒法，自悔不該亂說，便走到妝台邊，拽拽婉香的袖兒道：「姊姊不要這樣多心。」

婉香抬起頭來，早哭得淚人一般，道：「什麼多心，我多什麼心。」

寶珠沒得說，便將衫袖替他拭淚，婉香一手攔開，卻自己用帕兒去揩。寶珠要想分辯幾句，卻一句也說不出，剛想一句要說，笑春送臉水進來，看見道：「怎麼好好的，又恁氣了，三爺總這樣，定要恁得姐哭了才舒服。」寶珠連道：「只是該派我的不是，以後我再不敢講玩話便了。」說著，春妍也進來，看見道：「姐兒犯不著為他生氣，他怎麼欺負了姐兒，回頭告訴舅太太，也叫他挨罵幾句。」寶珠不禁嗤的一笑道：「你叫他告訴我什麼來？」

春妍頓住了口，婉香也不禁破聲一展，似嗔似笑的指著寶珠道：「我今兒不去告訴，明兒有事犯在我手裡，我也叫你罵一會，哭個半死，才消我這一口子氣呢！」寶珠笑道：「果然姊姊要我死，我便全個兒死了，斷不留這半個。」

婉香聽了不禁好笑。春妍道：「究竟他講些什麼來？」婉香道：「你還問呢，他總不是拿我比黛玉，就拿我比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縮住嘴，眼圈一紅，便向寶珠轉了一眼，對笑春道：「拿臉水來。」笑春便端過臉盆，擺在妝台上。春妍揭去鏡套，婉香便坐正了，寶珠也便在橫頭坐下，婉香卻一眼也不去看他。

忽窗外的小丫頭道：「請三爺呢。」不知何事？且看下文，正是：

不揩眼淚情還假，肯露嬌嗔愛始真。